

(印譯) 林玉体 著

西
方
教
育
理
想



cation has for its object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A good example is the best sermon. 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 Know Thyself. Nothing for others, nothing for himself. The doors of wisdom are never shut. Savagery begets Savagery, and gentleness begets gentleness. An ignorant man is the devil's workshop. A handful of common sense is worth bushel of learning. Interest is the best teacher. A bold attempt is half success. One's life is limited, but learning is endless, and mind is sound body. A good beginning goes a long way.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Be honest, be sincere, be true. Better learn than to leap. Diligence is near success. The key is always bright. Diligenc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Experience is the nose of wisdom. Experience is the best teacher. Experience without learning is better than learning without experience. Fools learn nothing from wise men, but wise men learn much from fools. He who imagines that he has knowledge enough has none. Learn young, learn fair. Learning from wise men, but wise men learn much from fools. Diligent thought is labor lost. The cask savours of the first fill. The three foundations of learning: seeing much, suffering much, and studying much. Diligent

(台湾) 林玉体 著

西方教育思想史

九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教育思想史 / 林玉体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6.6

ISBN 7-80195-509-9

I . 西 … II . 林 … III . 教育思想 — 思想史 — 西方国家
IV . G40-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260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4-5713 号

西方教育思想史 ©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九州出版社
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
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西方教育思想史

作 者 (台湾) 林玉体 著
责任编辑 王守兵
责任校对 曹 晓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42.5
字 数 60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509-9/G · 361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罗马大诗人贺瑞斯（Horace）说，一本作品“不经过九年是无法问世的。”^[1]笔者有意撰述并评论西方教育思想史，时间早已超过这位古代大文豪所提的年限。西方著名的教育思想家为数甚多，他们的著作又多得指不可胜屈，要读遍所有著作，实在要耗费不少岁月；加上“一手资料”得来不易，更不敢奢想岛内贫瘠的图书馆能够提供起码的动笔内容；并且欧美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想家，著述用语有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及英文数种，在笔者外文能力仅能稍通英文的情况之下，只好完全取用英文的著作。其次，如何从浩瀚如汪洋的文字论著中浓缩成具有意义、连贯性且又有创新性的一整本《西方教育思想史》，的确大费周章，因此旷日废时，在所难免。所以出版商虽早已与作者商订出版计划，但拖延至今始能付梓，个中原委，非局外人能知。笔者对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之耐心及宽厚，谨志谢意！

在资料搜集方面，笔者有幸二度在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进修，尤其后者的教育学院（Teachers College）号称拥有世界最丰富的教育藏书，使笔者获益匪浅；1989年夏笔者又负笈英伦，在牛津（Oxford）坐拥书城，也对本书之写作不无小补。不过，由于两千多年来的教育思想之演变甚为复杂，要通观其中要旨，远超出笔者心智能力范围之外。本书之取材及评述论点，无法面面俱到，谨请专家海涵。

思想家之萌生引人注意的观念，除了自身才华之外，时代背景亦是要素之一。本书描述的教育思想家，多半以生平及环境之说明开始，俾使读者领会思想绝非凭空而来；而思想家都有其深奥的哲

[1] *Quintilian on Education*, selected and translaated by William M.Smail,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Originally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2.

学根底，因此轮廓性地介绍教育思想家之哲学思想，亦属不可或缺。不过，笔者并不胪列全部传统的哲学分类，只选择与教育思想有关的哲学领域作为前提，因之知识论与伦理学（道德哲学）的重要性遂突显出来，前者与智育关系密切，后者则是德育的主干。至于形而上学中本体论或宇宙论等与教育关系疏远，则略而不谈。

在挑选教育思想家的考虑上，笔者采用两项标准。首先，他们的著作中必须含有较深奥的教育学术成分，如果只是常识之见，未能发人深省，缺乏“智慧之言”，则割舍不取。中国荀子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两句话似乎可以作为教育作品是否达到“思想家”程度的检验尺寸。如此一来，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都可名列其中；但并非所有著名哲学家都是教育思想家。虽然杜威说，哲学是教育的指导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2]。

但是不少一流的哲学家对教育问题却兴趣缺缺，他们的作品中，即令扩大教育的广义解释，也很难牵强附会地说他们就是教育思想家。倒是在哲学史上并无显赫地位者，却对教育理念具有深远的影响，如裴斯塔洛齐、福禄贝尔或蒙特梭利等。哲学与教育自有分际，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其次，教育思想家的观念如只是重述前人说法，而未见自己的主张，则也难望上榜。一来是为了节省篇幅，二来是仅仅把古圣先贤的立论再说一次，了无新义，无甚价值。如能见人之所未见，或批判他人生说而拓展教育眼界者，当然就能雀屏中选了。

读者如拟加深领会西方教育思想之演变，得先具有普通教育学的概念，还须研读西方文化史、西方教育史及西方哲学史。借用笛卡儿之“清晰与明辨”要求，如能明确了解教育思想家的意旨，获得清晰的概念，然后将思想家与思想家之间作观念的异同比较，以掌握明辨观念，则印象将更为深刻。不过这种工程甚为巨大，非轻易可为。此外，笔者在行文的字里行间，也对教育思想家作一些评论；不过，我们应该醒悟的是，褒贬教育思想家，必须非常谨慎，一来褒贬者本身的才华是否优于被褒贬者，二来评价的角度是否偏

[2]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Y.:The Free Press, 1996, 329.

颇，是否中肯持平；而对教育思想家之著作是否遍览无遗，因之优劣得失之评，极不可掉以轻心。其实，读者如早已养成独立及怀疑的为学态度，可以自作评论。笔者倘在本书中有任何扬抑之辞，那也只是给读者作参考而已。

“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当较深入地研读教育思想家的作品之后，发现几乎所有现在我们深觉困惑的教育问题，都早已为以前的教育思想家讨论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发表己见之前，如能先知悉先人主张，则有事半功倍作用；尤其在与杰出教育思想家神交之时，可能冒出智慧的火花，对于敏锐思考，效用甚大。此外，不少教育问题并无时空性，既无国界，也无时代性；存在于西方的教育问题，照样也存在于我国；发生在古代的教育现象，也发生在现代。我们如能撷取西方教育思想家的结晶，在拯救我国教育的沉疴之余，又能提出新颖的教育观念，则可以在教育思想的圈内立一足之地。

本书之撰述，得力于师长同道之启迪；笔者三次游学于英美两国的著名大学，归功于公费留学考察及“国科会”的出国进修计划。而长期的在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又主授“西方教育史”课程，使得笔者专注于西方教育思想之研究，得感谢教育系的同仁及学生。三民书局三番两次为出版本书而费心，笔者特致敬意。尤令笔者深铭五内的是内人的体谅与孩子独立又成功的求学，使得笔者无后顾之忧。长期的教学及写作，笔者虽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在力求完美之余，仍难免瑕疵屡现，这些都是笔者时时刻刻自我反省及自责之处。笔者一本写作初衷，以平易又清楚的文字作表达工具，绝不故弄玄虚，或作似懂非懂之交代。书中取材，皆是笔者亲自涉猎过的，这种为学之诚实，笔者奉行不渝。读者专家如对本书内容有任何指教，希望不要迟疑，笔者愿在此先致感激之忱。

林玉体

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教育理论的孕育期——希腊时代（上）



- | | |
|-------------------------|----|
| 第一节 第一批专业性的教师——辩士 | 1 |
| 第二节 “知你自己”的苏格拉底 | 18 |

第二章 教育理论的孕育期——希腊时代（下）



- | | |
|----------------------------|----|
| 第一节 革命型的教育思想家——柏拉图 | 43 |
| 第二节 演进型的教育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 63 |

第三章 实用为主旨的教育思想家——罗马时代



- | | |
|---------------------------|-----|
| 第一节 雄辩之重要性——西塞洛 | 86 |
| 第二节 雄辩教育思想家——坤体良 | 91 |
| 第三节 生活教育的理念——辛尼加与普鲁塔克 ... | 101 |

第四章 一心向神的基督教教育观点



- | | |
|--------------------------|-----|
| 第一节 教会领袖对希腊罗马文教的态度 | 113 |
| 第二节 奥古斯汀及多玛斯的教育见解 | 122 |

Citation lists of selected literature of education. A good example is the best section. An articl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 Know Thyself.

第五章 人文教育思潮——文艺复兴及教会改革时代



第一节 意大利人文学者对教育的要求	139
第二节 英吉利人文学者对教育的看法	145
第三节 教会改革运动中的教育主张	160

第六章 唯实论的教育思潮（上）



第一节 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夫斯	179
第二节 提倡全人教育的教育家 ——拉伯雷与孟登	191

第七章 唯实论的教育思潮（下）



第一节 注重母语教育的教育家	207
第二节 为学新工具与新态度的提倡者 ——培根及笛卡儿	212

第八章 主张泛智的教育学者——康米纽斯



第一节 编写有图画的教科书	234
第二节 全民的终生教育	243
第三节 教育原则及教学方法	251

第九章 力主陶冶说及经验论的洛克



第一节 洛克的教育经验	263
第二节 洛克的知识论与方法论	271
第三节 洛克的教育主张	278

第十章 高唱自然教育的卢梭（上）



第一节 横受压抑与扭曲的自然	295
第二节 自然教育的真谛	300

...of education. A good teacher is not alone. All work but the joy books lack a teacher. Be honest, patient and kind, then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Practic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The road to success is always bright. Diligenc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Experience without learning is better than learning without experience. Tools let

第十一章 高唱自然教育的卢梭（下）



第一节	自然教育的程序（一）	313
第二节	自然教育的程序（二）	324
第三节	女子教育及国家教育	341

第十二章 启蒙运动的教育思想家



第一节	启蒙运动的重要特征	359
第二节	注重社会教育的富兰克林	362
第三节	美国的教育总统杰斐逊	370
第四节	提出良心制裁的康德	382

第十三章 爱心感人的裴斯塔洛齐



第一节	爱是人性的光辉	396
第二节	学校像家庭	404
第三节	直观的教学理念	411

第十四章 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



第一节	教育及教学经验	430
第二节	教育是一门“学”	436
第三节	教育“学”的基础之一——伦理学	441
第四节	教育“学”的基础之二——心理学	445

第十五章 倡导幼儿教育理念的福禄贝尔



第一节	神秘色彩的生涯	458
第二节	学前儿童的特殊性	464

第十六章 十九世纪的美国教育思想家



第一节	美国国民教育之父曼恩	479
-----	------------	-----



第二节	“敬爱儿童”的爱默生	495
第三节	改善校园环境的巴纳	504

第十七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教育学者



第一节	注重工人教育的慈善家欧文	515
第二节	经家教而成思想家的米尔	523
第三节	课程改革的健将斯宾塞	537

第十八章 儿童教育的科学研究



第一节	创办儿童之家的蒙特梭利	573
第二节	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皮亚杰	590

第十九章 民主教育的大师杜威



第一节	民主教育的真谛	622
第二节	教育目的的解析	630
第三节	教材	638
第四节	实验主义的教育哲学	645

第二十章 当代教育思想简介

后记

第一章 教育理论的孕育期 ——希腊时代（上）

我不愿用不完善的资料来写书，可是我又认为资料永远是不会完善的。

——史家 Dollinger

希腊人好沉思、重理论、喜新奇、爱冒险，完全显示出海岛文化的特色。加上公元前五世纪时雅典盛行在历史上昙花一现般的民主政治，乃孕育出西方社会中最早出现的一批专业性教师——辩士。由于辩士对教学相当热衷，他们引发的教育及文化问题，遂汇聚成一股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为寻求答案，更有希腊三大哲学家兼教育家接踵而至，种下了西方文化园地里的奇葩，文化摇篮地之封号非希腊莫属。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是希腊人泰列士，西方第一位（批）专业教师是希腊的辩士，而西方第一位（批）教育理论家正是希腊三哲。

第一节 第一批专业性的教师——辩士（Sophists）

教育的活动，随人生以俱来，因此在人类非常早期的时代里，就出现了教学人员（教师）、教学机构（学校）及教学材料（教科书）。但是历史上被学者公认为最早的“专业性教师”（professional educators），却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出现在希腊雅典地区的“辩士”。辩士以教学为业，他们又有一套教学理念，不只在当时广为许多学生所喜爱，且也是日后教育界所热衷争论的问题。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却是见闻广博，游历四方且以授徒开业而糊口的一群人。这种行径，一直延续了将近七个世纪之久。辩士所提出的教育主张，不只在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期间是学者旧话重提的对象，即令在当今教育

学术界的论著里，仍有部分不脱他们的范围^[1]。

在教育上所谓“辩士”，顾名思义，就是以言辞辩论为教育方法。他们希望透过口舌之争，来说服他人。“说服”本身，就具教育功能；尤其符合“民主式”的教育意涵。因为民主社会反对“诉诸武力”(appeal to force)来改变学生（或对方）的想法或观念。辩士“动口不动手”，是绅士与文明的表现。其次，辩士所“教导”的教材，限定在“人”这个“主体”，而不似传统纯思想家之专注于自然界之“客体”上。此外，辩士之与“教育”产生直接密切关系的，是他们以收学费为生，并认定收费教学，效果高于无酬教学。辩士之所以如此，有其时代背景。他们的主张，也引发了许多批评。

一、时代背景

1. 城邦 (City-states) 政治的民主风尚：雅典自贝里克 (Pericles, 495~427 B.C.) 执政以来，盛行全民（女人及奴隶除外）问政式的城邦政治，言论自由乃是它的特色。公共事务的讨论、是非的厘清、价值高下的辨明及纷争的解决等，彼此争相发表卓见。所以在广场或法院里，都可听到不少人高声演说或相互驳难。这种民主气息，使得许多才学之士闻风而至，能言善辩之徒因之脱颖而出。他们以舌灿莲花之功、犀利言词之能，赢得了众人的推崇与爱戴。辩士在社会上的地位，已取代了以往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大显竞技身手的运动员。木讷寡言已被斥为愚蠢及无用，只有滔滔雄辩才具做人的意义。许多年轻学子趋之若鹜，成群结队请求辩士教导辩术。辩士又自诩只要“求教者”缴交足够的“束修”，则他们就有能力教导任何人任何技巧，以便武装自己而击败对手^[2]。辩士之出现，乃是时代的产物，也迎合了社会的需求。教育史家贝克 (F. A. G. Beck) 说：“如果认为辩士乃是来自于外太空而突然降临于这个世界的彗星，因而引起人们的震惊，这是错误的。希腊早就欢迎这批人进来了。”^[3]

贝里克在那篇被政治学界恭称为民主政治最古老的文献《国殇演说》(Funeral Oration) 中，特别强调“行政权置于全民手中，而非少数人可以把持；解决私人问题时，人在法律上平等，而哪一个人

较他人更能享有公共职务，处理此一问题时，并不考虑到他是否属于哪一特殊阶级的分子，而只考虑到他所拥有的能力呢？任何人只要他拟服公职，绝不因他的贫穷而在政治上默默无闻。公共政治生活既公开且自由，人们日常生活的私下关系亦然。我们绝不介入邻居他们独自享受的生活方式，也不给他们坏脸色，虽然这种脸色对他们并不构成伤害，但却损及他们的感受……

我们与对手最大的不同，尤其显示在战争安全的态度上。这里有些例子：我们的城市向世界开放，并无定期作驱逐工作，以免被人发现秘密而有利于敌人。之所以如此，乃是我们并不是依赖武器，而是靠我们的勇气及忠诚。在教育上我们的制度也不同。斯巴达人从小就极端重视勇敢的训练，我们则不限制地度过一生，但在遭遇与他们相同的危险时，仍能与他们一般地准备与面对。一项事实足以证明，当斯巴达人入侵我领土时，他们不是自己来，却带了联军，而我们呢？当我们发动在外作战时，我们独个儿承担，虽在外境作战，也能击败敌人，如同在祖国保乡卫邦一般。

财富并不在于夸耀，而却要正当使用，承认贫穷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不采取实际措施来阻止贫穷。……雅典公民并不因关心自家事而忽略了政事。即使我们当中有人忙于生意，他仍然有良好的政治观念。只有我们才认为，假如一个人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这种性格虽非无害，却是无用的；假如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制订法律者，我们众人仍是政策的健全判官。我们认为，行动的最大阻碍并不在于讨论，而是不经讨论就付诸行动。我们有能力冒个险，且事先预估结果，其他民族勇而无谋，当他们停止行动而开始思考时，惧怕就开始了。



贝里克：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公元前444年后曾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他当政期间使希腊达到最盛时期。

一个真正能称为勇敢者的人，乃是因他最能够了解生命甜美之意义，以及什么是该惧怕之事，然后不犹疑地去面对它的来临。”^[4]贝里克在这篇精彩绝伦的演说里，已经扼要地点出民主政治的骨髓。既然“讨论”是构成民主社会的要素，因此则鼓舞了众人参与讨论的兴趣。讨论的过程是费时旷日的，但这并不碍事，因为未经讨论就诉诸行动，这才是危险之举；并且未经众人讨论就形成公共政策，这就是专制与霸道的作风了。贝里克上任后采用这种史上难得一见的民主政治，乃为辩士之登台铺好了路。善于言辞争辩而口才杰出者，就如同众星拱月般地被人拥为英雄好汉了！

2. 讨论焦点之转移：辩士是一群最早的教师，而泰列士（Thales, 640~546 B.C.）则是西方公认的第一位哲学家。自泰列士以来的一堆思想人物，他们所考虑的问题，都集中在“宇宙”的构成因素上。比如说，泰列士以为“水”是宇宙的“第一因”——万物皆为水所组成。因为他首度提出“探源溯本”的哲学问题，遂引发其后继起的思想家纷纷发表见解，有的人认为构成宇宙的最基本元素，不是水，而是气，或是土，或是火，或是水火土气四者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学者都以宇宙为讨论焦点，以冥思自然为要务。泰列士还因为经常仰观天象不慎掉进水沟而为其仆人所调侃，认为这位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只观天上而不顾人间^[5]。思想界一窝蜂地对宇宙生成问题发生兴趣，是当时的思想特色。

“自然”相对于“人”而言，是一种“客体”。人用人的眼光来研究自然，把自然当成自外于人的对象。思想家因见于潮汐之涨落，四时之更替，星球之运转，日月之变换，山川之奇形怪状，乃因好奇而拟探幽解密，答案遂纷至沓来，蔚为西方早期哲学界大观。不过，一来由于人类思考的对象，并不只限定在“客体”上，二来也感叹于大家对于“客体”之研究所得是众说不一，未有共识，因此乃改弦更辙，拟转移“客体”而为“主体”。换句话说，人的研究本务，原来就是“人”本身，而非远在天边的“自然”。与其求远，不如谋近。“从天上掉到人间”，乃是哲学界在辩士时代的重要转变^[6]。他们放弃了争执不休的有关“在天之上或在地之下”^[7]的问题。

辩士使人终于找到了人自己。在彷徨于自然之妙而久思不得其解的状况下，“迷途知返”般地拟研究人本身。人的神奇度，不在自然之下。“宇宙的神奇很多，但没有一样比人更为神奇。”^[8]因此，“研究自己”(I searched into myself)^[9]逐渐变为风尚。举凡人的知识是有限还是无穷，真理系绝对抑或相对，风俗习尚之所由来，语言如何产生，人的命运掌握于自己手中抑或早已注定，行为善恶之判断以何为准则等，这些实际与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问题，遂成为学界的辩论所向。

3.社会经济(Social-economic)状况的改变：雅典自提洛联盟(Confederacy of Delos, 497 ~ 450 B.C.)打败强敌波斯之后，成为地中海的信道，俨然是希腊各城邦的盟主。从此经济大为繁荣，“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增多，农工商发达，贸易频繁。这些都是有利于推展教育的因素。本来从事知识活动者，就不可能是寅吃卯粮之辈，或是终日劳动肌体之徒，却必须先“衣食足”与“仓廪实”。当一般人民的财富增加之后，就可能想到读书识字以充实心灵的生活，高谈阔论褒贬时政，舞文弄墨以自娱或款待嘉宾。不少新一代的年轻人希冀在法庭中展其雄辩的言辞，不惜重资礼聘辩士来担此重任，类似中国春秋时代的“养士”之风已渐流行。而辩士待价而沽，他们受巨室雇用，也属常事。根据柏拉图之记载，雅典最富有者Gallias一家，就有辩士出入其间^[10]。辩士处此环境，乃以教学为业，有些还收费高昂。如果是杰出辩士，则更门庭若市，收入颇丰，其中最有名的辩士普洛塔格拉斯(Protagoras, 481 ~ 411 B.C.)因精于辩术，门徒络绎不绝，且皆倾囊以献。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Dialogues)的《美诺篇》(Meno)一文中记载，普氏教学四十年后，所赚的学费远比十八位名雕刻师的收入总和为高^[11]。要不是多数人有空求教，并且有钱求教，否则辩士也只能安贫乐道而无法作大量的传道解惑工作了。

其次，由于社会的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不只文教兴盛，且人们的观念也受到大幅度的震荡。传统严肃又权威型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恒久固定又习以为常的做法面临了挑战。雅典已从过去的小城邦变成

为辽阔版图的盟主，眼界自然大开。由于各地风土人情不尽相同，旧有的价值系统开始动摇，新标准还未建立，辩士乃乘虚而入，大谈其道德伦理及宗教观等论调，且知识论、政治学及经济学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科目都是他们津津发表高见的范围。加上当时文学题材由悲剧转为喜剧，并且直接探讨人生，如两性关系、男女私情、政治写实及社会动态等，这些都是文化转型期的特征。

二、辩士的教育思想

辩士的人数很多，主张有异有同；在当时虽然是“显学”，但他们的著作大多失传，仅留下“断简残篇”；由于许多与他们同时代或其后的思想家之作品提到辩士论点而引述辩士的说辞时，多半是断章取义，或只针对辩士之弱点而大加挞伐，辩士又死无对证，因此要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他们在西方历史上的处境，犹如中国古代的名家（他们的论点也类似名家）。好比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一般，他们很难说是一种“学派”。在教育学说上，彼此的见解也出入悬殊，顶多只是一种“运动”而已^[12]。不过，异中有同。下述是辩士在教育上的共同见解：

1. 主张动态的教育观：辩士首先对保守式的传统教育观提出非难。传统教育认定既存事实含有高度价值，甚至是绝对价值，因此旧有文化的传递与保存，就是教育的目的。这种观念乃是“方法论”（Methodology）所言的“存在即正当”（To be is to be right, whatever is, is right）。引申言之，既然任何一种“事实”，它本身就是“价值”，则早已制订下来的法令或流传下来的习俗（事实），都应该予以维护或保留。因为既然存在了那么久，就“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价值）；新生的一代绝不可予以更动或修正，却须全盘地且毫无疑问地接受。这种教育方式，导致社会上的保守作风产生。在孤立或沉静的环境里，这种“静态的”教育观，容或有存在的可能；但在类似上述雅典的城邦里，还要维系此种一成不变的教育观，就相当困难了。

辩士以“理性”——说出一番道理来——的方式，采用“动态的”教育观，认定价值取舍的相对性，分析“事实”与“价值”是不同的

范畴。过去存在的事实，并不必然都是正当的，都应该经过理性的考验，如果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才可以作为大家奉行的准则；而此时代或此地区的准则，也不可能保证为绝对或永恒，它还得接受另外地区或另一时间的批判。只有如此，才是“民主式”的教育看法；也唯有如此，才能适应新时代及新环境的需要。并且在旧传统或习俗已遭破坏之余，新社会秩序亟待建立，而新社会秩序的建立，却须经过大家共同讨论与争辩后产生，并非少数人、寡人或独夫所能专断^[13]。

2.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普洛塔格拉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句话，就是“个人为万物的尺度”，并且个人是“是万物为是”也是“非万物为非”的尺度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of things that are that they are, and of things that are not they are not.)^[14]。

亚里士多德指出，普洛塔格拉斯上述语句之主词——man，是individual man，即“个人”，而非群体。传统社会注重“集体”(organization)，新社会则强调“个体”。万物之是非、善恶、美丑，其标准都由“个人”自定。“同样的一件事可以是正，也可以是反；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其他相反的叙述内容也都为真。因为经常某物对某人而言不美，对他人而言却不然，标准为各个人抉择。”^[15]

个人主义与“相对论”(Relativism)是一体之两面。是非、善恶、美丑之相对论调，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辩士只是把它们搬到学术台面上来公开地讨论。原先主张“变”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斯(Heracleitus, 544~484 B.C.)早就说过：“海水是最纯净也是最混浊的，对鱼而言，海水是可饮的，也是提供生命的；但对人而言，海水是不可喝的，且具破坏性。”^[16]其实这也是常识之见，不具新意。普洛塔格拉斯也说：“一个人之认定为正义，乃是他本人而言才是正义；一个城邦之认定为正义，也只是对该城邦而言才是正义。”^[17]至于说一种食物对某人而言是补品，但对他人来说则是毒药^[18]，那更是经验谈了。

3.悬疑 (Suspend decision) 而不妄下决定：上述论点如继续引申，则“怀疑主义”(Scepticism) 乃呼之欲出，这就令守旧之士大为